



相伴棋圣三家灯火

——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蛇口一役的回忆（下）

余昌民

我开了老聂一个玩笑

擂台赛的开幕式在下午四点钟举行，明华号邮轮不算大的舞厅里光华璀璨，名流云集。为了主持今天的仪式，我事前下足了功夫。我又有临场不乱的特点，因而对轻松简捷的效果满怀信心。

主客双方站列在台前接受观众的致意，在乐曲声中女童余滢、男童汪澜给日、中两位团长献花。与我同一部门、日语专业的赵春贵传译着需要说明的种种内容。

我开始逐一介绍台上的贵宾，先日方后中方，按重要度递增的顺序。说到邵震中：“他的第一个围棋老师是一个剃头师傅。”一句话引起全场会心的笑声。“少先队员曹大元进了少年宫，起先选择是舞蹈班。”我顿一顿说，“好险哪，差点中国多了一个舞蹈家，少了一个围棋九段！”话音刚落，掌声跟着笑声响起来。

老聂——就是鞍前马后帮大家唤作聂老（他才三十四岁）的围棋英雄聂卫平，当他和弟弟聂继波并肩参加儿童赛的时

候，我就记住了这个名字。去黑龙江插队以后他常常溜回北京找国手磨枪，后来进国家集训队，和常振明（我启蒙的围棋弟子）居于一室。随后他便拥有问鼎全国比赛的实力了。一九七七年，在武汉璇宫饭店他执白战胜桥本宇太郎那盘棋，我不仅在场，晚上还在汉口体育馆担任他大盘讲解的助手，不过他是不记得了。

老聂不是富有幽默感的性格，可是在日本东京王子饭店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开幕式上，当伊田纪基回答记者：“六连胜？嘿嘿，我嘛，就来个三连胜吧！”形单影只的老聂居然沉静地表示：“我们的目标是每个人只赢一盘棋。”这句话在场的人好一会儿才回过味儿来。

根据我掌握的情报，我在介绍聂卫平的末了又添了一句：“他还是一个出色的足球观众和蹩脚的足球守门员。”全场哄然大笑。

散场了，老聂在人流中叫住我：“老余，我足球踢得不错呐！”

藤泽说：

觉君，跟余先生下一盘！

小林觉战胜邵震中那一天夜里，藤泽先生病了。看他浑身发颤、痛苦难支的样子，我急坏了，他不愿意去医院，医院只好派医生上船给他做检查。医生做了一些处置，藤泽渐渐平静下来，医生估计是酒精反应——是酒喝多了呢，还是酒瘾发了呢？现在我也糊涂了。尽管大病初愈，杯中物仍是他一日不可或缺的必需品，我们还准备了他喜欢的威士忌。夜深了，医院又派了一位推拿医师来“安抚”他，藤泽看起来很受用的样子。医生告辞的时候藤泽掏出了几万日元小费给他，医生笑了笑谢绝了。

第二天是休息日，小林觉哪儿也没去，就在藤泽的房间里乖乖地待着。藤泽精神好多了，跟我聊了一会儿，对小林喊道：“萨托鲁昆（觉君），跟余先生下一盘！”小林笑了，我们随随便便在另一张床上铺开棋盘，让我三子下了起来。藤泽仰起下巴远远地瞅了几眼，说：“嗯，还不错，县代表（的水平）！”“县代表”就是地方高手的意思，我

是业余5段，所去不远矣！
很可惜那盘棋没下完。

一家五口大战聂旋风

比赛进行的时候聂卫平在研究室里审度形势、迷中寻径，其他时间大都缩在船舱里，在一箱啤酒陪伴下尽享足球世界杯。那时内地电视转播世界杯赛事还十分有限，在这里四个香港电视台的转播彼落此起，异彩纷呈，正投老聂的心意。

当棋局——尤其是败局——进入尾声的时候，悬念已去，棋手、棋迷、记者们纷纷开始捉对厮杀，前一天马晓春便是拉我“表演”了半盘让四子的盲棋（盲棋仅限前50手。见另文《晓春故事》）。

这天老聂兴致不错，对我说：“老余，我和你们全家下车轮战吧！”我一听心中大喜，连忙准备战场。船长室外的会议室里五盘棋一字排开，我们夫妻儿女加上弟弟，从让四子到让十三子，来了一场围剿聂旋风的大战。其实说“围剿”自是笑话，他那样的高人和我们不是一个维度，即使让子棋也何其朴实无华，你压他便长，连扳也不扳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过一会儿他就进到你的范围里，巧取豪夺，你的厚势一变而成为猎物，就像眼看着一座建筑坍塌那样，无法扭转失败的命运。

旋风之下落叶纷飞，我们一个个败下阵来，输了棋还那么开心。

好对手和笨礼物

围棋比赛，尤其是高级别的国际比赛，其组织工作的繁复是可想而知的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见缝插针下了一些棋，真是“爱它没商量”。

围棋那“木野狐”（中国古代对围棋的雅称）魅力四射，不管什么“段位”都自得其乐，兴味无穷。与大师的对局是不对等的对局——心理不对等，棋力更不对等；可是势均力敌的棋迷之间就不同了，那布算、揣摩、躲闪之功、封喉之剑，妙处难与君说。

团长郝克强、记者刘思明（当今的国家棋牌中心主任）有很多机会浸泡在棋里，加上生性颖慧，也炼出了一副好身手。我与他们手谈，每每弈出好胜负，加之他们比我熟练，我比他们细腻，输赢都很痛快。从那以后，我每次进京，只要给思明打电话，他一定带着棋具来我的下榻处，过上几盘棋瘾，有时也拉着我去朋友的公司或某处俱乐部欢会围棋同好。

曹大元失守以后，落幕的时候到了，我又在琢磨给大家送什么礼物。那年代我所得到的支持，便利是可以的，现金却是没有的。我从购物中心筹集了小电器、化妆品之类，赠送给北京来的客人；藤泽与小林怎么办，正为难间，铁杆儿棋迷刘恩恕自告奋勇从他管理的商店里选出两件瓷塑作品：寿星孝敬藤泽棋圣，观音奉送小林觉，象征吉祥多福，还算

拿得出手。临别时看见他俩除了行李还多了这两件不小的物品，心中生出几分歉意。

余音

与三位棋圣（理由如后）的短暂周旋就这么结束了。

一个月以后，藤泽先生寄赠的围棋书籍收到了；五年以后，像沙漠红柳那样惊人顽强的藤泽秀行（66岁）夺得了日本王座战的冠军，次年又成功卫冕；如今他已是八十三岁高龄了。小林觉这颗明星冉冉上升，获取桂冠无数，尤其是于一九九五年摘取了日本棋圣战冠军。而聂卫平因在多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厥功至伟，一九八八年被国家体委、中国围棋协会授予中国棋圣称号。

二零零零年，平和温雅的小林觉把酒杯扔在了柳时熏七段的脸上，被日本棋院判以停赛一年的处罚。近来解密说，是因为语涉聂卫平之子孔令文的缘故。孔令文（原名聂云骢）自小随母亲在日本发展，已成长为职业棋士，二零零三年与小林觉的爱女小林清芽喜结连理，如今小林觉与聂卫平已经一个是外公，一个是爷爷了。天下之事，无奇不有，人间戏剧，皆由缘出。

当年在蛇口，中国一方是败了，但围棋本身不会败，有输家就有赢家，畏途同时也是福地，更何况围棋“理参河洛，体用阴阳”，以中和为神髓，站高了看，不就是演绎智力与意志的游戏么？